

<<猪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猪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13位ISBN编号：9789578037809

10位ISBN编号：9578037805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人：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作者：阿雪

页数：3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 內容概要

隨書附贈?幸福小狗狗拉頁海報!

21隻小狗狗,在這裡嗅到了愛的奇蹟!

英國亞馬遜書店分類排行榜雙料冠軍!

讀者5顆星滿分好評!

美國CNN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每日郵報線上新聞特別報導!

「Boo狗言笑」部落格板主 / Fifi . 愛畫畫更愛動物的繪本作家 / 李瑾倫 . 《我的狗無料情報誌》發行人 / 翁尉倫心愛推薦!

這個地方,天是灰的、地是灰的,人的笑容是灰的,隨時打來的砲火,也是灰的。

然後,一次又一次、一隻接著一隻,二十一隻小狗,讓這片灰色大地終於有了美麗的色彩.....即使一次只能救一隻小狗,生命的力量也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這地方的狗狗彷彿寂寞了一輩子。

這裡是阿富汗南部的璦查德市,在受到無止盡的戰火摧殘下,當地人顧自己的命都來不及了,誰還有心思去顧「人類最好的朋友」?

無家可歸的狗狗們只能聽天由命地活著,並且祈禱自己不要被抓去截斷尾巴和耳朵之後,成為下一場「鬥狗」的犧牲品!

「鬥狗」,是當地非常流行的一種娛樂,即使隨時有砲彈來襲的危險,仍隨處可見在一群興奮吶喊的人們中間,兩隻渾身是傷的狗相互搏命廝咬著。

當法爾辛在一次巡邏中偶然撞見這殘忍的景象時,愛狗如命的他簡直氣瘋了!

他顧不得身為英國軍人的自己是來執行「和平任務」的,槓上了當地的軍人和警察,而就在衝突之中,兩隻鬥犬幸運地逃脫了。

幾天後,戒備森嚴的英軍基地裡鑽進了一隻狗,竟然就是其中一隻鬥犬!

牠對所有人皆充滿戒心,卻獨獨讓法爾辛接近、撫摸。

雖然軍中規定不能養狗,但法爾辛實在不忍心趕牠走,就偷偷地在基地一角蓋了間狗舍,並替狗取名為「璦查德」。

流浪了一輩子的璦查德終於有了一個「家」,雖然很簡陋,但是,裡面有愛。

狗狗們是不是嗅得出愛的氣味呢?

沒過多久,基地裡又出現了一隻狗,同樣在法爾辛身邊跟前跟後;接著有位狗媽媽,竟叼著牠的新生寶寶們悄悄地搬了進來。這下麻煩大了!

法爾辛原本只打算收容一隻狗,沒想到其他的狗狗卻一次又一次、一隻接著一隻,聞愛而來.....

名家推薦:在動盪不安的阿富汗,人民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三歲,人權都顧不得,談什麼狗權?

「璦查德」是阿富汗的縮影,一個傷痕累累的城市。

身為維和部隊的一員,法爾辛的任務是「贏得民心」,但他做得最好的竟是「贏得狗心」;戰地的野犬憑著求生本能,感應到最友善的人,於是,狗兒一隻一隻找上門,法爾辛就一隻一隻救下去,他改變了「璦查德之犬」的命運,「璦查德之犬」也徹底改造他的人生。

我們的城市沒有戰火,卻有不受管制的捕獸夾、施虐取樂的扭曲人格、玩厭即丟的飼主.....受虐、流浪狗的處境,比起「璦查德之犬」也好不到哪裡。

平凡如你我,也許能力有限,但不要小看自己,即使一次一隻狗、一家一隻狗,每一個小小的改變,都能增強正面的力量,就像書中所說,每一小步都不會白費。

【「Boo狗言笑」部落格板主】Fifi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 作者簡介

對戶外活動的熱情及喜愛挑戰困難的個性，讓潘．法爾辛從十八歲就決定加入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

二十年來，他在伊拉克、阿富汗服役，爬遍世界名山。

現在他和妻子麗莎、四隻狗狗住在蘇格蘭，共同為公益團體「瑙查德之犬」努力，拯救在阿富汗戰火下受苦的流浪動物。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 章節摘錄

在一起就不寂寞 我接近巷弄底端的時候，大吼、歡呼和尖叫的聲音越來越大。我看著戴夫所在的方向，評估我們左邊另一條巷子的出入口。

戴夫給我一個困惑的表情，然後搖搖頭，他也不知道轉角發生了什麼事。

通常當地人不會靠近營區，尤其不會像這樣大批聚集，因為這裡失去了任何留下來的理由，我很納悶我們究竟會發現什麼。

我帶領一個小隊執行清道的巡邏任務，要確定塔利班沒有從附近的小巷摸到營區周圍。

傍晚的太陽特別毒辣，才走不到半小時，我的防彈背心下面就直飆汗，一心期待要回到基地的小房間裡好好涼一下。

結果聽到這一陣鼓譟，要休息的念頭全打消了。

一根電線杆搖搖欲墜地靠在我面前一座土牆上，這電線杆說不定以前是用來接少數幾條通進璫查德的電話線路。

如果我不想大刺刺站在巷子中間變成槍靶的話，就要彎腰從下面穿過去。

撐住電線杆的只有一小段還連在上面的電話線，任何動作好像都會讓電線杆傾斜得更厲害，可是我沒有選擇，一定要去看看轉角發生了什麼事。

我彎腰鑽到電線杆下方，一面蹲低，一面小心不要讓背包上面的無線電天線勾到電話線。

從巷口看過去，營區西面最大的巷子裡聚了一班人馬，大概是十五個當地人，一看到他們破爛的深綠色迷彩制服，我馬上認出這群人大部分是阿富汗國軍的人，還有一部分是跟我們共用基地的國警隊隊員。

國警隊的人穿著寬鬆的藍色長袍，這是出「正式任務」的時候才有的打扮。

這些人顯然沒經過同意就擅自離開營區，我在出發前的簡報沒聽說要注意外面的友軍隊伍。

我們出來不久，他們一定也是不久前才離開營區，而且顯然把常識也留在基地沒帶出來，這些人連武器都沒帶，在璫查德，這實在是不智之舉。

我示意要戴夫過來加入我，突然聽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傳來一陣瘋狂的狗吠。

我回頭看，發現這些阿富汗人更大聲叫囂。

情緒高漲的人動作更大了，人群揮動手腳的時候，才讓我瞥見他們包圍著兩頭非常憤怒的狗。

這下子我馬上了解自己目睹什麼。

「真他媽的該死！」

我低聲說。

大概一個星期以前，看到國警隊怎麼綁狗就讓我非常不爽。

我連作夢都想不到，現在這群人居然還在璫查德鬥狗。

隨著一聲讓人作嘔的悶響，我看到一隻狗重重摔在滿是灰沙的小巷地面。

體型較大的對手馬上跑到旁邊，嘴巴大張，要攻擊躺在骯髒地面、掙扎著起身的狗。

兩隻狗的牙齒對撞，因為都要攻擊對方的喉嚨，這是狗最主要的弱點。

現在兩隻狗在原來應該是耳朵的地方，都只剩下血淋淋的殘餘肉塊。

會讓我氣惱的事情不多。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看見打群架要轉身走開，但是看到有人虐待動物是全然不同的層次，畢竟動物沒辦法為自己發聲爭取權益。

我看夠了，我到阿富汗來是要幫助當地人重建生活，不是要來助長這種野蠻行為。

經過上次國警隊的綁狗事件，這次我決定不再客氣，外交禮節對這群人是沒有用的。

我想都沒想，就往群聚喊叫的人群走過去。

我清楚看到其中一隻狗的體型比較小；大隻的狗有獒犬這麼大，小的大概只有德國狼犬的大小。

從聚成一團的阿富汗人側影，我看得出大部分的觀眾都拿著長硬的木棍挑撥、棒打兩隻狗。

眼前上演的景象比我在網路上看到的糟糕太多了。

通常我在表示個人看法以前，會努力尊重了解不同的文化，不過這些狗毫無選擇：只有被打死，或被鬥死。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我的怒氣終於忍不住爆發。

鬥狗的阿富汗人看得專心，完全沒注意到我走過去。

現在兩隻狗準備往對方撲過去，大狗顯然體型佔了上風，輕易壓制住小狗，一舉把牠撞倒在地上。倒地上的小狗看起來氣喘吁吁，大狗在一邊張大嘴巴，衝向前準備做致命的一擊。

阿富汗人的叫囂聲更大了。

我撞進人群的力道之大，使得兩個被我撞開的國軍部隊軍人只來得及用手撐住地面，免得跌個狗吃屎。

「這裡見鬼的在幹什麼？」

我大聲吼叫，站到人群中間。

大吼也許一點用都沒有，我身邊沒有翻譯可以幫忙溝通，不過我希望語調裡的怒氣能跨越語言的障礙。

所有人一起轉過來面對我，每個人眼中馬上有明顯的恨意。

不過我的干預讓兩隻狗有機會逃掉，兩隻都在我分散眾人注意力的時候趁隙跑了。

阿富汗人現在往我的方向湧上來大聲喊叫，雖然我聽不懂他們的話，但可以猜到他們很不高興我打斷了娛樂活動。

他們在我面前只有幾碼的地方停步，讓在場最資深的警察走向前來。

他用力朝我胸口一推，還對著我大罵我聽不懂的話。

他距離我太近，近到我還聞到他的口臭。

我需要拉開一點距離才行。

「退後一點，老兄。」

我用空著的左手使出最大的力道推他一把。

結果他自己絆倒，往後摔在地上，小巷地面上的灰沙還在他躺平的身軀兩邊揚起一陣煙塵。

要是在其他時候，應該滿好笑的，可是現在我笑不出來。

我已經把外交禮節拋在腦後，現在還擺平了這群人的指揮官。

我現在根本無法冷靜思考。

「不准再碰我。」

我對他舉起食指警告，同時把步槍舉到右邊的射擊位置。

我有種強烈的直覺，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阿富汗人朝我推擠過來，大聲喊叫，手指著狗跑掉的方向。

我又後退一步，拉開自己和群眾的距離，也讓躺在地上的警察有機會站起來。

這一站，才發現自己被迫背靠著小巷的牆壁。

我對著警察的指揮官罵髒話，他也對我大吼，我猜應該也是髒話。

我以為自己可能沒辦法脫身，結果戴夫突然衝進人群，站在我身邊。

「幹得好啊！」

潘。

他說：「我們該走了。」

然後他抓住我的手臂，領著我走向巡邏小隊去。

我看到小隊成員在小巷裡呈攻擊位置站好。

阿富汗人很快就了解，平常應該維安的巡邏隊伍，現在反而面對他們準備攻擊。

大夥兒連槍都不必舉起來，群集的阿富汗人就很清楚意思了，不過他們還是站在原地瞪著我們，臉因為憤怒而扭曲。

戴夫對領頭的陸戰隊員打個手勢，要離開這一場由我引起的小型暴動。

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回頭望去，特別去看那一個剛剛推我的警察。

他還繼續站在那裡不動，還在高聲叫罵，詛咒和大吼在小巷的牆壁之間迴盪。

我想回頭去把他揍扁的慾望非常強烈，強到我整個人因為怒氣而不停顫抖。

我想要走向那群阿富汗人那裡，不過戴夫顯然意識到我的想法，用力把我拉開，跟著移動的巡邏小隊離開。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要走過轉角的時候，我最後一次回過頭，指指他們，再指指基地的方向，他們知道我的意思。我不可能看人鬥狗還袖手旁觀，不管是哪個國家的文化都一樣。

基地最西邊遠端的這棟樓已經廢棄很久了，離其他建築物都有一段距離，中間隔著一大片空地。有時國警隊會在這裡煮飯，不過通常都是在晚上，應該是白天有事耽擱到沒時間煮，入夜後就會在這棟樓做飯。

在晚上露天生火煮飯等於找死，明顯給塔利班攻擊的大好機會。

這棟樓的狀況很差，缺了窗戶也少了門，而且屋裡傳來的垃圾臭味也讓人受不了。龜裂的牆壁沒有上漆，不停有沙土剝落掉下來。

基洛連來到這個院落，改裝當作基地以後，我們只來過這裡稍微看看狀況就離開了。今天我打算好好檢查一下，因為這裡應該可以在豔陽下提供一點遮蔽的陰影。

我一走進客廳，立刻感覺到溫度降了幾度。清涼的空氣現在感覺起來很舒服，不過阿富汗的冬天快要到了，我不期望厚重的土牆有辦法維持屋內的溫暖，但是話說回來，我們也沒有暖氣就是了。

門廊很小，兩邊各有一個沒門的入口連接兩個比較大的房間。

房間各有一個小窗戶，剛好可以讓下午大太陽的光線稍微照進室內。

不過還是不夠亮，我檢查房間的時候看不出個所以然，就從腰帶上的網袋抽出手電筒來用。

房間裡沒有家具，只有沒洗的骯髒餐具，還有散在地上的食物包裝袋，地上的其他東西一點用處都沒有。

不過我注意到，地上還有舊報紙，報紙上還有五塊疊在一起的磚頭，說不定比五塊還多。出於好奇，我彎下腰想看個仔細，拿起一個來打量，發現那是方形的壁磚，是用乾硬的泥土塑成的。這種壁磚比我在家裡用的傳統磚塊至少還要厚個十倍。

磚塊上畫著一種長長的四葉植物，朝四方伸展的植物好像指南針一樣。

我把磚塊在手裡翻看，心裡很納悶，為什麼會有人花這麼多時間精力搞這種東西，在這裡，光是生存就已經很困難了。

我再度往前走了三步，進入一片黑暗，我的左邊有一處凹室，這個房間從外面不容易看到。走近一步，發現這凹室又通往另一個比較小的儲藏室。

我私底下很希望這棟舊房子能讓我稍微了解此區建築的過去。我很確定在我之前，說不定是很久以前，有人已經探索過這棟樓了。

不過我完全沒料到會聽見一聲頗具威脅力的低嚎。

我著實嚇了一跳。

我把手電筒往低處照，想找到聲音來源。

一對血紅色的眼睛出現，接著又是一聲低吼，眼睛還是定住不動。

我後退一步，讓手電筒的光線照亮整間房間，然後才看到狗。牠就縮在儲藏室最遠的角落裡。

我馬上就認出來，那隻狗是幾天前在巷子裡互鬥的其中一隻，看起來像混種狼犬的那隻狗。

「噢，媽的。」

現在最適合說的，就是這句話了。

狗還在繼續低吼，不過沒有移動。

這隻狗究竟在這裡做什麼？

還有，是誰放牠進來的？

我對自己納悶，之前補強好的大門明明就很有效地把野狗擋在外面啊！

「是國警隊放你進來的，沒錯吧？」

我輕聲對狗說。

房間不大，這隻不算小的狗待在裡面，空間所剩不多，牠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蜷縮得緊緊的，兩隻後腳斜在一邊，緊靠著身體。

牠把頭朝著手電筒的光源抬起來，想看看打擾牠休息的入侵者是誰。

看得出來這隻狗是德國狼犬，不過大耳朵應該在的地方，現在只剩下殘缺不全的肉塊，右耳還沾滿乾掉的血跡。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牠背上的毛是淺褐色的，前腿從腳掌到膝蓋的地方都是白色的，就像穿了襪子。

這隻狗就只是盯著我看。

「好吧，看起來我不在菜單上。

」我說，心裡鬆了一口氣。

食物是動物的共同語言。

「想來點營養口糧嗎？

」我邊問邊把手電筒放到地上，讓狗可以清楚看到我。

我蹲了下來，伸手往上衣口袋掏出餅乾，這些餅乾我隨時都帶在身上。

「餅乾」其實是溢美之詞，這些口糧吃起來和看起來都像厚紙板。

不過大家都很清楚，塔利班隨時有可能發動攻擊，在沙崗裡連續站哨幾小時沒東西吃會很難過，有了這個，雖然每一口都要配上一公升的水才吞得下去，還是比沒東西吃來得強。

我對狗伸出左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餅乾，萬一牠決定我還是菜單上的食物，這樣也有機會快閃

。我親眼看過這傢伙的牙齒，一點也不想近距離再看到一次。

狗又開始低吼，好像某種惡夢裡出現的怪物甦醒過來的聲音。

我有點畏縮，雖然又往前移動了一點，但還是跟狗保持一呎以上的距離。

「小心，慢慢來啊，潘！

」我對自己說，繼續慢慢前進。

我只希望牠的叫聲比咬力來得嚇人。

「乖孩子，我不會傷害你的。

」我輕聲說。

「餅乾很好吃哦！

真的！

」我對著狗鼻子上下揮動了一下口糧。

這下換成牠畏縮了一下。

牠看了看餅乾，然後帶點懷疑地嗅兩下。

我想牠在瑙查德應該是頭一次見到餅乾長什麼樣子。

狗動了一下頭，想用牙齒把口糧叼走。

「好孩子，我再多給你一點吧？

」我很高興狗對口糧的興趣比對我高多了。

我從綠色的包裝袋裡再掏了一片出來，往狗的方向推過去。

結果我的手靠太近，就在第一片餅乾落地的地方，狗馬上暴躁大吼，還把頭向我撲過來。

我反應太快往後倒，反而跌坐在地上。

狗沒動，只有頭虛張聲勢地動了一下，不過意思很明顯了。

「好吧，我了解了，這是你的地盤。

沒關係，惡狗先生。

」我又說，繼續搖搖手裡的口糧，然後慢慢站起來。

這一回狗連聞都沒聞，反而把脖子拉長到用牙齒把餅乾拿走，慢慢開始咬。

「乖孩子，我去幫你拿點水喝，吃了那玩意兒需要喝水。

」我知道我不能放狗在基地裡自生自滅，我也不想猜測國警隊的人對這隻可憐的狗在打什麼主意

。但是現在後門封了起來，這隻狗想出去也沒辦法。

我要想辦法把狗送出去才行。

不過常識也告訴我，在這隻狗完全信任我之前，我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我當然也不想把狗硬拖出去。

我走出儲藏室，到下午明亮的陽光下，然後走到儲水區，拿起一個用來舀清洗用水的方形油罐，感覺起來裡面裝的水應該有四分之一桶。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走回破房子的時候，我在國警隊用來煮飯的房間地上看到一只銀製的大碗，這碗以前一定是直接放在火焰上加熱，不管煮了什麼，內部都燒焦了，外緣也因為火焰直接接觸而一片焦黑。

我很快洗一下碗，把裡面燒焦的食物用手指盡量清掉，把碗盡量裝滿水，然後小心翼翼地端回暴躁狗兒待的儲藏室，裡面還是一片陰暗。

牠仍然杵在那裡，跟我剛離開的時候姿勢一樣。

這回我把碗放下的動作很小心，所以沒摔倒。

狗沒有動。

我把碗向前推，這回牠也沒叫。

「好孩子，看吧，我是站在你這邊的。」

我用最友善的語氣講話。

我低頭看看手錶，發現過不了多久就要去參加四點鐘的例行簡報，於是我把剩下的口糧從袋子裡倒出來，放在水盆旁邊。

「待會兒見啦，老兄。」

好好享受餅乾吧！

我放著狗在房間裡快樂地吃餅乾，離開時，腦海裡有個問題不斷重複：我到底要怎麼把一頭阿富汗鬥犬移出房子，而不被咬掉一隻手臂？

手錶的鬧鐘響起，把我吵醒了，我本來正作到回家的夢。

那是清晨一點半；我兩小時前才爬進睡袋。

一拉開睡袋拉鍊，馬上感覺到一陣夜晚的寒意，趕快穿起毛衣、套上靴子。

好在走去指揮所的路程不遠，我要去那裡值班。

跨過基地的庭院，就會到溫暖的指揮所，我要在裡面監聽無線電的通訊。

我走過庭院的一小片空地，發現銀白月光中有一道長長的影子，不畏寒冷地坐在月光下。

是那隻鬥犬，缺了耳朵的身影很清楚地印在身后的土牆上面。

牠突然無預警地用後腳搖搖晃晃站起來，朝我的方向走過來。

頓時我想過要拔腿就跑，但是告訴自己別傻了，就站在原地等狗接近。

這隻狗在我身邊停下來，用頭蹭我的腿，同時聞聞我的野戰長褲。

我這才發現自己剛剛暫時停止呼吸。

我的右手往下朝牠的頭摸過去，突然想到可能從來沒人摸過牠，不過也來不及了，我的手就在牠嘴邊。

我繼續把手放著讓牠聞，一邊避免觸到牠的耳朵。

狗沒有畏縮，還用頭頂頂我的手，我順勢稍微用力摸牠兩下，抓抓牠的頭。

這回牠又發出低吼，不過聽起來輕柔許多，也比在儲藏室見面的時候少了點攻擊性。

牠的叫聲讓我想到毛毛和大眼弟表示讚許的叫聲，或許我還做得不賴。

再一次低頭看錶：一點五十六分。

再過幾分鐘，我就要去跟道奇換班聽無線電，他是連裡另一個中士指揮官。

不過道奇應該不介意我遲到幾分鐘，他也可能還在跟聽另一個頻道的信號兵打撲克牌。

這兩個人不賭錢，只賭糖果。

坦白說，營區所有人的錢加起來，我敢說還不到兩百塊。

金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繼續站在阿富汗明亮的月光下幾分鐘，跟狗一起玩了一下，分享夜晚的涼意，讓這隻一輩子寂寞沒人疼的狗享受一點關愛。

## <<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動盪不安的阿富汗，人民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三歲，人權都顧不得，談什麼狗權？  
「璫查德」是阿富汗的縮影，一個傷痕累累的城市。  
身為維和部隊的一員，法爾辛的任務是「贏得民心」，但他做得最好的竟是「贏得狗心」；戰地的野犬憑著求生本能，感應到最友善的人，於是，狗兒一隻一隻找上門，法爾辛就一隻一隻救下去，他改變了「璫查德之犬」的命運，「璫查德之犬」也徹底改造他的人生。  
我們的城市沒有戰火，卻有不受管制的捕獸夾、施虐取樂的扭曲人格、玩厭即丟的飼主……受虐、流浪狗的處境，比起「璫查德之犬」也好不到哪裡。  
平凡如你我，也許

<<猪隻在城中逐一消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